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一个神秘事件调查员的 秘密笔记

龙族的后裔

YUESHENGMI SHI AND LAOZHUYU LANDEMIMU

湘西鬼王 ◎著

那些事就发生在我们身边，我们不知道而已。
真实与虚幻，只有一个转身的距离。

2

一个神秘事件调查员的
龙族的后裔 ②

秘密笔记

湘西鬼王◎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个神秘事件调查员的秘密笔记 2 / 湘西鬼王著. --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1.4

ISBN 978-7-222-07010-3

I . ①—— II . ①湘… III .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53934 号

一个神秘事件调查员的秘密笔记 2

作 者: 湘西鬼王
责任编辑: 朱海涛
特约监制: 刘杰辉 俞根勇
策 划: 俞根勇
执案编辑: 叶 青
装帧设计: 荆棘设计
出 版: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发 行: 云南人民出版社
社 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
邮政编码: 650034
网 址: <http://ynpress.yunshow.com>
E-mail: rmszbs@public.km.yn.cn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18.5
字 数: 200 千字
版 次: 2011 年 6 月第 1 版
 201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 刷: 三河市文通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 978-7-222-07010-3
定 价: 29.8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 楼兰奇遇记

- 1979年，楼兰科考组 / 002
新成员 / 008
沙漠中的向导 / 015
阿雪的秘密 / 024
宝剑的传说 / 037
严肃现身 / 047
白羽骑士团 / 052
古老的诗句 / 058
龙墓 / 067
将军墓的秘密 / 082
流血的诅咒 / 097

■ 大王蝴蝶的秘密

- 杀人不见影 / 104
大王蝴蝶 / 108
对饮 / 116
第三个死亡的人 / 125
杀局与赌约 / 136
大王蝴蝶的秘密 / 146
无懈可击的谋杀案 / 150

大马戏团事件

- 心理医疗 / 162**
- 另一个部门的同事 / 168**
- 马戏团 / 176**
- 杨成龙的本领 / 192**
- 疯狂的绑匪 / 197**
- 死神计划 / 214**
- 团长的决定 / 232**
- 看风水的老头 / 242**
- 幕后真凶 / 250**

恐怖岛

- 地震怪相 / 264**
- 鞋山 / 269**
- 龙族战士 / 277**
- 死亡之舞 / 284**

卷宗

当前日期和时间：

2006. 8. 27 19: 25

事件记录：

楼兰奇遇记

1979年，楼兰科考组

新成员

沙漠中的向导

阿雪的秘密

宝剑的传说

严肃现身

白羽骑士团

古老的诗句

龙墓

将军墓的秘密

流血的诅咒

1

1979 年，楼兰科考组

“孔雀河与塔里木河的流向改道是改变楼兰生态结构的主要原因，你们谁对这点持有异议？”

“严公，这是科学界公认的，我想应该没有任何问题，毕竟水是生命之源，没有水，当地生物要么死，要么迁徙，否则绝对没有活路。”

此时日近中午，新疆罗布泊沙漠的气温高达 50℃，强光让空气似乎都变得流动起来，科考组所有成员的身体全部严严实实地裹在皮衣里，燥热难耐，而他们胯下的骆驼却悠然自得地走着路，似乎高温对它们并没有什么影响。

严公拍拍自己坐骑的脑袋道：“还是你们厉害，这么高的温度都晒不怕你们，我们要是有你们这么耐旱就好了。”

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支开赴古楼兰遗址做考察的科考队，时间是 1979 年，整个科研组由六个人组成，其中一个为向导。

楼兰古国是一个充满神奇的国度，它曾经的辉煌和突然的消失吸引着无数探险家意图找出其中的真相，而它的被发现也是充满了神奇性，因为在它失踪多年后，又凭空再度出现，没有丝毫过渡，消失得突然，出现得也很突然。

对这个被称为“查”的历史古城，自然不会让国力日趋增强的新中国等闲视之。严公及他手下所有的队员都是精英中的精英，其中有科学家，身经百战的神枪手，还有考古学家以及历史学家，可以说每个人都是能独当一面的精英人才。

毕竟这是一次科学考察，所以科学家身份的严肃就成了组长，当然这些人中也数他年纪最大，中国是个喜欢按资排辈的国家，年龄往往等同于资历。他们

来到了一个巨大的沙丘处，严公抬头看看骄阳似火的烈日道：“我们还是暂时避避日头吧，别有人中暑了。”

负责安全和资源保障的野战军某团李团长等大家坐安稳后开始分发水源，不过让他挠头的是水已经所剩无几了。当你正常使用水的时候，你体会不到它的宝贵，可是当你需要它的时候就会发现它流淌的其实是生命，甚至比血管里的血更加珍贵。

严肃看他皱着眉头，问道：“怎么，水是不是不多了？”

李团长道：“没错，如果沿途再没有水源，估计我们就回不去了。”

严肃皱着眉头道：“大家先克服一下，有骆驼在，我们问题应该不大。”

李团长道：“如果到时候真的情况危急，我们只有喝骆驼血了。”

严肃叹了口气道：“到那一步再说吧，这可是我们的生命之舟，没有它们一样很麻烦。”

众人默默地坐在沙丘的阴影里，极度的炎热让人特别容易疲倦，没过一会儿，六个人都昏昏欲睡。就在此时巨大的阴影蔓延过来，只是他们本来就处在阴影之中，并没有发现这个意外的景象，可是骆驼发现了，可惜的是它们并不会说人话，只能仰脖子大叫两声而已。李团长立刻警觉地站起来，不过他并没有看到任何意外情况，天地间似乎都是无尽的黄沙，他叹了口气坐回地上，只听严肃笑道：“小李，这里应该不比部队舒服吧？”

李团长憨厚地笑道：“比部队苦多了，不管怎么说我们那儿水管饱，过去没觉得水宝贵，现在真有体会了。”

严肃道：“那就行，至少出来一趟还是受教育了。”

正在这时，沙粒微微开始浮动，严肃面色一变道：“坏了，沙尘暴要来了。”

一听这话，本来还在昏睡的几个人立刻紧张起来，他们赶紧将骆驼围成一个圈，在地上铺了一条厚重的毛毡，每个人都将身体牢牢遮住，连鼻孔这次都没有露在外面，果然过了没一会儿，本来烈日炎炎的天空开始变得昏暗起来，接着大风一阵紧一阵缓，没多久便是狂风漫天，所有的一切都被沙尘掩盖，天地间越来越暗。

科考组所有成员都趴在毛毡上，不敢抬头，只听那风声简直如疯了一般怒号呼啸，好在他们已经不止一次经历过这种场面，否则只怕早就肝胆俱裂了。也不知过了多久，风声渐渐平息，大家抬起头来，只见外围的骆驼基本都被埋了

一半。

李团长首先站了起来，他正准备抖掉沙尘，忽然眼前的一幕让他目瞪口呆，只见一座气势磅礴的古城堡出现在他眼前。当然不光是他，其余的人也都看见了，无不张大了嘴巴。这是一座巨大的古城，整个形状如一个大型的坛子，表面黑黝黝的不知是什么材料所造。通过入口，能看见城堡里通道两旁青黑色古老的砖墙发出阴森森的暗光，有点像地狱的入口，而巨大的城堡里看不见半个人影，死气沉沉。这座古城堡离他们最多五十米，而所有人在之前并没有看见这个巨大的建筑。这绝不存在眼花的可能，因为这座带有中国坛子特色的城堡实在太过于宏伟，四面圆形的造型，琉璃异彩的三角顶，每边屋檐下都有镏金的游龙祥兽，除了瞎子，就是视力再差的人也不会处在这样的距离而看不见这栋建筑。

向导立刻匍匐在地，口中念念有词地祷告起来，他是新疆本地居民，世代都做向导，名字叫古仁宝那。

严肃仔细观察了良久，对考古学家杨怡道：“你看这是海市蜃楼吗？”

杨怡道：“不像，因为它有阴影，而且确实遮住了阳光，你们应该都能感受到温度比刚才下降了不少，甚至比沙尘天气都要凉一些。”

严肃道：“那就真奇怪了，谁能解释一下，空中为什么会突然出现一座城堡来呢？”

古仁宝那似乎祷告已毕，站起身子道：“我们家乡有一个传说，据说沙漠里有一种巨大的怪兽会以迷惑人的方式诱骗沙漠中的旅行者主动走进它的嘴里，或许我们看到的就是。”

在场的都是科学家或是无神论者，古仁宝那这句话让他们无不觉得荒谬。因为虽然事情出得确实比较古怪，可他说的这点是毫无科学根据的，世界上怎么会有这样的生物，那也太神奇了。

李团长道：“严公，这是不是楼兰古城？”

严肃道：“这不是，楼兰是个古城遗址，而这却是一座实实在在的古城堡，两者完全不是一回事，不过我想不明白它是怎么突然出现的，难道是被风刮来的？”

杨怡道：“这绝对不可能，我想即使能有风将这座城堡吹走，那也不可能保存得如此完整，我看很有可能是之前因为我们太疲劳而没有发现。”

李团长从腰间拔出手枪道：“站在外面讨论也没有意思，还是进去看看再说。”

古仁宝那顿时面露恐惧之色，道：“那我可不去，打死我都不会去的。”

严肃道：“那也不勉强你了，你等着，如果里面没有问题，我们再来接应你。”

古仁宝那似乎很害怕地点点头，严肃等人将仅剩的两皮袋水分了一袋给古仁宝那之后，便向城堡走去。当他们走过城堡的护城河，进入内部后，古仁宝那立足之处又多了一个人影出来。他转身望去，只见一个神态异常彪悍的男子双目炯炯地望着城堡内部，古仁宝那道：“那剩下的我就不管了？”男子没有说话，点点头，古仁宝那毫不犹豫地上了他身边的一匹黑马，双腿一夹，向西而去，而那个男子转身步行向东而去。

严肃等五人进入古堡后，觉得气温瞬间就降了下来，从燥热变成了阴冷。他们取下头巾、墨镜，仔细打量着里面宽阔的空间。只见青砖构成了通道和墙壁，墙壁上画满了各种各样的人和一些说不清楚的东西搏斗的场景，而其中很大一幅画是用来描绘一个人的，只见他一身铠甲，坐在椅子上，用双手按着一柄长剑，气势万千地出现在画幕里。杨怡拿出放大镜仔细地从上到下看了一遍道：“这是汉朝将军的服饰。”严肃道：“真是奇怪了，在这个地方，出现这种莫名其妙的城堡，城堡上又有这些莫名其妙的壁画，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李团长握着手枪，警觉地注视着周围的一切动静，而严肃这时候大声叫道：“请问有人吗？我们是北京来的科考小组，是来考察古楼兰遗址的，想要点水喝。”狭长而阴冷的通道，回声隐隐传来，但是并没有人回答，严肃摸了摸墙壁，感觉又硬又冷，他自语道：“真奇怪了，这一切既然不是海市蜃楼，那就更让人摸不着头脑了，难道这个世界上真的存在古灵精怪的事情，居然还这么巧，让我们遇上了？”

正当他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忽然李团长竖起了耳朵道：“你们听，”众人安静下来，只听到似乎有涓涓水流淌动的声响，这下众人兴奋不已，这才是让他们最高兴的事情，沙漠里的水比黄金贵，只有来到沙漠的人才有体会。

五人循声而去，转过一个屋角后，来到了一个较大的房间，让人惊讶的是这里似乎是个非常豪华的浴室。充满了异域情调的房间里，只见一个全裸金身女子，肩头举着一个水瓶，不断有清澈的清水从她的瓶子里流到身前的池子里，五人互相看了一眼，李团长道：“谁知道这里到底有多少年了，我看这水不能随



便喝。”

严肃道：“说得很对，我们先让骆驼试试看。”

这是个非常宽大的房间，李团长随即牵来了一头骆驼，它喝了一口池子里的水，等了一会儿并没有任何不适反应，这下五人彻底放心了，连忙取出盛水工具，将之全部装满，然后又喝了个痛快。而更让他们感到神奇的是，池子里的水居然丝毫没有减少，看来这是个活动水源，五人里最爱干净的历史学教授赵久盛便道：“干脆大家洗个澡吧，我身上都结壳子了。”

他这句话立刻得到了所有人的赞同，每个人都脱光了衣服，赤条条地站在水池周围冲洗起来，虽然古堡里的房间还是比较阴冷的，但所有人都觉得这是他们一生中最享受的事情。

洗过澡大家穿上衣服，严肃道：“古仁宝那还在外面，我去把他接进来，看样子这里虽然奇怪点，但总体来说还是不错的。”

说罢转身出去，过了一会儿回来后满脸奇怪的表情，杨怡道：“怎么了？”

严肃道：“古仁宝那不见了，哪里都找不到他。”

杨怡道：“不会是遇到流沙了吧，那他可是太冤了。”

李团长道：“绝对不可能，古仁宝那是这里的向导，如果连流沙地都看不出来，他还能长这么大？”

杨怡道：“那你说是怎么回事，他总不会是回去了吧？如果要是步行，就是再给他十倍的水源，也不够他回去路上喝的。”

李团长道：“我觉得大家还是小心点，这里邪气得很。”他说完了这句话，用手指了指天花板，众人望去，只见上面雕满了乌黑的鬼怪头像，每一个都栩栩如生，恍若要破土而出那般真实。

严肃皱着眉头道：“虽然我本人是无神论者，但是今天发生的事情让我对自己这个观点有了新的认识。谁也不知道这座城堡是否有问题，但我们既然是来此地做科学考察的，那么就必须有牺牲自己的打算，毕竟做任何事情都有成本，如果我们真的在这里遇到什么古怪的事情，那么都必须承受。不过小李是例外，如果你担心安全问题，可以留在外面，万一我们出了意外，这里的水和食物足够你回去吃喝的了。”

李团长道：“我是军人，这次的任务就是保卫大家的安全，所以越是危险，我越是沒有离开的道理。”

严肃欣慰地拍拍李团长的肩膀道：“既然大家能够统一思想，那么科研工作还是可以顺利进行下去的，我们都是为了祖国而奉献，这是一种荣耀。”话刚说到这里，忽然传来一阵惊天动地的吼叫声，说不好是什么动物发出来的。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狮子和老虎发不出这么巨大的声响，接着骆驼好像受了什么惊吓，也是长声嘶鸣，因为进来的时候已经将它们各自解开，不再捆绑在一起，当下它们便各自向通道深处跑去，李团长道：“坏了，一定要把骆驼找回来。”

说罢，大家都急忙向通道深处追去，严肃却并没有急着和他们一道而去，因为他必须做工作笔记，而如此古怪的情况刚才他还没有来得及记录下来。从怀里掏出一个牛皮纸的小笔记本，打开后写道：“我们六个人……”忽然传来一声人的惨叫声，严肃心头一抖，抬眼望去，此时他的队员早就转过了屋角，看不清发生了什么，忽然一团鲜红的血呈抛洒状喷溅出来，铺满了青黑的墙壁，他顿时惊呆了。

就在这时忽然觉得身后有微小的声音，转头看去，严肃几乎肝胆俱裂，他手上拿的笔记本啪地掉落在地上，人也一步步向后退去，就在此时屋子的转角也传来了“轰、轰”巨大的类似于脚步的声响，每一下都让城堡有所震动。严肃转头望去，一个更加让他惊恐无比的景象出现在他的瞳孔里，狭长的通道两边都不能走，绝望之下严肃只有紧紧地贴着墙壁，一动都不敢动，而冷汗早将厚厚的皮毛衣物浸透。

2

新成员

我走在上班的路上，身上的手机响了，拿出来一看号码，是阿雪，接通后，她道：“罗哥，你能不能帮我个忙，学校食堂要办理卫生证，我不知道该怎么搞。”

“守望者”这个案件过去已经有一年多了，阿雪所建的孤儿院在市里领导的高度重视下终于盖成。不过一些必需的手续还是要办理的，并不是说做公益就可以没有规矩，但是阿雪除了会功夫，基本上什么都不会，我们四个人在孤儿院投入运营的前期差不多都住在那里，从招聘护工到采购各项物品，阿雪毫无保留地都交给我们来做。

今天办理卫生许可证，于是向领导请了半天假，去了卫生防疫站。经过一系列的手续，我将一切都搞定，就等着第二天领证了。于是便回到了单位，马天行看到我第一句话就是：“你老婆那边的事情办好了？”

这段时间在背后他总称呼阿雪为“你的老婆”，这次我没有否认，很自然地点头道：“差不多了。”

陈团长一口水喷到了地上，咳嗽了一阵，面红脖子粗地对我道：“我怎么发现你现在和小马一样有点无耻了？”

我道：“他老是这么说，我也省得和他口水那么多。”

马天行道：“团长别这么说啊，没几个人能像你想得这么开的，我们都是要谈婚论嫁的，罗子只是比我们先迈出了一步而已。”

我道：“你的女朋友呢？你都说好多次了，但是我们一次也没见过。”

马天行点了支烟道：“太丑拿不出手，只能内销了，反正你们把红包准备

好，我争取在你之前把事给办了。”

他越说越来劲，我干脆不理他了。陈团长道：“别净扯淡了，我通知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们又要带薪旅游了。”

一听这话我们立刻叹起气来，陈团长所谓的“带薪旅游”就是执行任务，虽然我们已经休息了很长一段时间，但人毕竟是很难满足的。

马天行道：“我可以问一下，这次旅游目的地是哪里吗？”

陈团长道：“继上次去了西藏，这次我们将再去一个冒险家心中的圣地——新疆罗布泊。”

马天行道：“神哪，居然要去沙漠，团长，我这人可好生痒子。”

陈团长道：“要不然你别去了，反正这次还有其他人，不少你一个。”

马天行道：“哦，还有其他部门的同事？”

陈团长道：“这次是我们的直接上级，科研部门的一位德高望重的科学家，一位院士，有他领衔我们出征这片死亡地带。”

马天行道：“随您怎么说吧，我旁观就是了，可以告诉一下出发时间吗？”

陈团长道：“明天下午，你们做好准备吧，今天给你们放一天假。”

我下意识地问道：“可是小雪的福利院现在还在筹备阶段，我们走了，万一她有事情怎么办？”

陈团长道：“这你就要分出主次了，说难听点帮忙只是我们的情分，工作才是我们的本分，你要搞清楚。”

当然，陈团长这句话是句大实话，我只能赞同，所以下午我立刻去了阿雪那里。其实马天行说得也没错，我现在确实能感觉到自己对她有那么一点点暧昧想法，但是阿雪是个很单纯的女孩子，我不知道她是不是能够明白我的心思。

到了福利院，她正在检查孩子们晚饭准备的情况，我将领证的时间告诉她，并和她说明天要去执行任务，阿雪却说了句非常爽快的话：“我也要去，和你在一起。”

我心跳顿时加快，脸也禁不住红了起来，道：“我们这是执行任务，可不是出去旅游。”

阿雪道：“我知道，我从小就在大雪山上面乱爬，论功夫我可比你要好多了，我不需要你照顾。”

我道：“我知道这点，可是我们也有我们的规矩，不是你想帮忙我们就得接

受的，况且这也不是我说了算，我上面还有领导呢，还有你的福利院怎么办？你走了交给谁呢？”

阿雪道：“我可以自己去和陈团长说，福利院有好多志愿者，很多人都比我没有文化，这个不用担心，他们都是好人。”

我见实在拗不过她，而且我也确实真的很想和她在一起，况且她这么一真情流露倒省得我去捅这层窗户纸了，大喜之下什么都没想，掏出电话就给陈团长打过去道：“团长，我晚上请你们吃饭。”

“没空，还要研究出行计划呢，回来再说吧。”

“我和阿雪两个人请你，务必给个面子。”

“……你说在哪，还有小马和大壮也都叫上吧，我们是四个人的帮派。”

“这您放心，我正准备打电话给他们。”

晚上我们坐在饭店的包厢里，马天行笑道：“妹子，你这是给四位大哥饯行呐，还是准备宣布什么事情，我洗耳恭听。”说罢，表情复杂地看了我一眼，我假装没看见。

阿雪的风格就是直接，她道：“陈团长，我和罗哥说了，这次想和他一起去新疆，你就答应了吧，我不会拖累你们的。”

估计所有人都没想到她会直接到如此程度，连陈团长都瞪着眼睛看了她很长时间，才道：“小雪，我们这可不是去玩，而是工作，你要是去算怎么回事呢？”

阿雪道：“我会烧饭，我功夫也很好，另外还有最重要的一点，我能明白动物在说什么话，我可以和它们交流。”

我差点就把一口水喷了出来，她继续道：“这些都是你们需要的，另外要说到野外生存，你们不一定如我，那时候爹出去做事情，就是我一个人守着孩子们在雪山上面过，从来也没有出过意外。”

陈团长道：“难怪那时候看你身边有这么多动物，原来你有这个本领，不过我觉得你说的这些也都是实情，确实能帮上我们，而且我们也确实需要一个像你这样的人才，小雪，要不然我申请一下，你就过来上班得了。”

阿雪道：“只要能和罗哥在一起就行。”

马天行抱着头道：“上帝啊，你教教她淑女一点吧，怎么线条这么粗犷呢。”

陈团长白了他一眼道：“关你屁事。”

马天行道：“这不是请我吃饭吗，这么下去我还能有什么胃口？”

何壮道：“哪次不是你吃得最多？”

我道：“壮子说了句公道话，这么看来团长是定下来了？”

陈团长道：“没说的，她的费用我来出，确实是一个好帮手，我还真没有想到。”

第二天下午阿雪带着她那条叫“火神”的大藏獒和我们一起出发了，随行的还有科学院的戚士群院士。

戚院士是个非常谦和的人，今年已经 64 岁了，满头银发，身材瘦小，但是身体非常好。他是做考古研究的，专业知识非常丰富，特别喜欢讲一些古代的传说，表达能力很强，我们都很敬佩他。在路上，我们知道这次任务，总共有两件：一是再次进入古楼兰遗址考察，二是寻找严肃等人的下落。

我们入手一份资料，都是那五个科考队员的个人资料，戚院士道：“这里面除了李申团长是位军人，我们交往不多，其余的都是我的老同事、老朋友。1979 年后他们出去执行最后一次任务，五个人就再也没有回来，这次邀请陈团长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调查他们的下落，我想即使死也要见个尸体啊。”

陈团长道：“这个真不是我说丧气话，罗布泊真的是太太太复杂了，要想在这种地方找到几十年前五个失踪人口的下落，希望非常渺茫。”

戚院士叹了口气道：“我也知道，其实别说你们，国家不知道派人搜索过多少次严肃等人的下落，都无功而返。我明年就退休了，只是想在退休前努力一次，看是不是能够好运一次，其实我们科学工作者最不应该相信的就是运气了。”

我们做调查工作的当然知道调查一个事件有多么困难，危险自不必说，如果不是我们命大，都不知道死过多少回了，所以听了戚院士的话也都是感慨良多。陈团长道：“是啊，就说咱们这个部门，不知道有多少同志为国捐躯了，可是他们连死亡的原因都不能让他们的家属知道，所以搞科学调研真的是一项非常伟大的工作。”

戚院士道：“小陈，当年你父亲是我的实践导师，也就是我的师傅了，今天我们又在一起合作，我想这就是缘分吧。你们父子俩都是很厉害的，任何一届调查行动组的组长破案率都没有你们高，这可就不光是运气好了。”

陈团长道：“一个好汉三个帮，还是我手下这几个孩子厉害，要是没他们，估计我也不行。”

戚院士道：“后生可畏，看着你们一代代地成长起来，我也就放心了。”

两三天的车程，我们进入了新疆的若羌县，这是全国面积第一大县，但是多由沙漠组成，号称生命禁区的罗布泊在它的东北方向。当地军团特地给我们准备了两部军用吉普车。因为还有一些准备工作要做，所以我们并没有急着进入沙漠地区，中午吃饭的时候戚院士给我们详细介绍了罗布泊的成因及现在的地理环境，我们这才知道，它的可怕不在于它是个寸草不生的沙漠，而是那里面所发生的众多稀奇古怪不能解释的事件，而且都牵涉到人命。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 1949 年，从重庆飞往乌鲁木齐的一架飞机，在鄯善县上空失踪，1958 年却在罗布泊东部发现了它，机上人员全部死亡，令人不解的是，飞机本来是西北方向飞行，为什么突然改变航线飞向正南？另外还有很多方面的事情，而严肃失踪的事情戚院士也详细说了一遍。当然毕竟他们进入罗布泊的内情无人知晓，戚院士说的只是严肃一行人进入这个死亡沙漠的科考目的。

听罢，马天行道：“这么说来，其实危险还是不小的，而且我们很有可能遇到未知的因素！”

戚院士道：“当然，我和你们说的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大家都要做好充分的准备，我希望大家一起来也能一起回去。不过你们也不要太重的心理负担，毕竟古楼兰遗址已经有很多科研机构甚至个人进入过，至少可以说明人还是能在这里面生存的，也许要凭借一点点运气，不过我相信大家都是好运之人，应该不会有任何问题。”

陈团长道：“我对未知的危险倒不是太担心，只是我在想是不是需要一位向导，因为沙漠毕竟是个地形非常奇特的地方，有一个熟悉地形的当地人带领，会不会好一些呢？”

戚院士笑了，道：“你太多心了，我研究罗布泊，研究古楼兰三十多年，虽然没有过实地勘测过，不过当地地形我闭着眼睛都能倒画下来，何必还要多此一举地请什么向导，而且我们还要在这里搜寻严公的遗迹，向导也未必能起到什么帮助作用。”

听他这么说，陈团长也不好多说什么，不过戚院士并不是那种夸夸其谈的人，既然他说心里有底，那绝不会是顺嘴瞎溜的，我们倒也没有多么担心。

下午我们上了集市一趟，购买了一些必需的物品，像毛毡毯一类的物品在内地是没有正宗的。路上我们见到了不少等着给人当向导的本地人，并且有不少